



牛岭花海

## 安康城南望牛岭

□ 石昌林

“为什么战旗美如画，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。为什么大地春常在，英雄的生命开鲜花……”一条掩映于密林深处的乡村公路，一头连接着人们精神的高地，一头伸向了平凡而安详的烟火人间。公路两旁鲜花盛开。

车载导航显示，由安康城内出发，驾车沿南环干道向东，或于城东半道向南拐入九里湾村，再沿九里湾村道一路向南上坡30分钟。或沿南环干道一直向东驶入346国道，接着继续向东于十天高速黄洋河立交处右拐进入县岭公路，沿县岭公路往牛岭方向持续上坡半小时，即可到达汉滨区县河镇牛岭社区。

初秋的天气延续着夏日的炎热，只是天空的高远已经显而易见，云朵洁白轻盈，蓝天白云下，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香以及大片庄稼成熟的气息。

在通往牛岭社区的村道周围，密密匝匝的松树漫山遍野，株株挺立，像极了守卫祖国山河的哨兵。县岭公路两旁，万寿菊、波斯菊竞相开放，争奇斗艳，艳丽的色彩直逼人眼，让人想到天上云霞，绚烂夺目。牛岭上，饱满的花朵这里一簇，那里一堆，馥郁的花香令人沉醉不已。沿途所见的民居皆是栋栋二层小楼，或聚集分布于公路两侧，形成繁华集市气象；或独立分散于青山草木之间，给人静谧幽远之感。

矗立在兴贤塔旁的观景台极目远望，牛山巍峨壮观，独立高耸于群山之巅。俯瞰近处，连绵群山四合，安康城雄踞其中，汉江自

西向东穿城而过，将城市一分为二，江北占领高处，江南静卧谷底。再看脚下，黄洋河由东南流向西北，于城东汇入汉江，让看似封闭的地理空间豁然开朗，城市有了一条向东拓展的大道。牛蹄岭及其山梁余脉延伸至开阔平坦处，成为扼守城西进东出的关键要塞。回首四顾，兴贤塔石条垒砌，巍然挺立，塔身七层，高六丈九尺，全用当地石条、石块与三合土粘砌而成。

行走在先烈们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，不仅让人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，思想也在经受着一次空前洗礼。

1949年7月24日，为了牵制胡宗南的军队于秦岭地区的作战意图，同时策应和支援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大包围迂回作战战略的实现，牛蹄岭战役全面打响。站立在当年战斗最为惨烈的二号战壕前，仿佛还能感受到昔日隆隆的炮声，以及战士们震天动地的喊杀声。陡峭的一面山坡上，战壕纵横交错，深浅不一，防御工事极其完备。这一面山即是当年48小时内拉锯19次争夺战的主阵地之一，整场战斗打得异常艰苦，空前惨烈，千余名解放军将士在这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很多人甚至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。

牛蹄岭战斗纪念碑高高耸立在当年主阵地之一的大牛蹄岭主峰。纪念碑总高19米，底座边长为5.5米，底座高度为5.7米，寓意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5师和57师在此进行过艰

苦卓绝的战斗。在牛蹄岭纪念碑碑座的四面浮雕中，其中第三面浮雕雕刻了当年英勇牺牲的188位指战员的名字，而实际上牛蹄岭战役一共牺牲了1259名指战员，可记下名字的只有188位，1071位英烈无名，他们牺牲时平均年龄仅23岁。无名英雄们的魂魄早已与纪念碑融为一体，护佑中华，激励后辈。

传扬下来的红色精神也在牛岭社区遍地开花，硕果累累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的成英地，在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，毅然决然地回村挑起社区书记和主任的重担，拓公路、建场馆，带领村民共同富裕，如今二十余年过去，曾经贫瘠的土地已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还有当地村民陈荣红，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下，贷款二十余万创办家庭农场，发展无公害农业。目前他的家庭农场经营100多亩油茶、油菜、玉米、红薯、大豆各有50余亩，创办的春红养殖场年出栏生猪500余头，创造就业岗位一二百个，成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标兵。村民胡开菊，二十多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在床的聋哑婆婆，无怨无悔，被汉滨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“孝老爱亲道德模范”称号。类似这样的故事和人物，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还有许许多多，他们以自己的凡人力量，不断书写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传奇。而如今作为红色旅游目的地的牛岭社区，青山秀美，满目苍翠，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，沐浴英雄光辉，感受红色文化。

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拌谷子是农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农事活动之一。秋来风景美如画，田野阡陌，稻谷金黄，微风吹拂，稻浪翻滚，看一眼便让人感受到丰收的喜悦。

每年稻谷成熟时，父亲便会走进地里东瞧瞧、西望望，这些稻谷是他辛勤劳作的结果。沉甸甸的稻穗弯着腰，像父亲谦逊低调的品格。他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便是“做人莫做墙头草，要学稻穗弯着腰。”他蹲在田坎边，小心翼翼地将一株成熟的稻穗用手拔下来，在手掌中细细揉搓几下，用嘴吹了吹。看着黄澄澄的谷粒，沧桑的脸庞不免露出笑容，紧接着他把几粒稻粒吞进嘴里，咯吱咯吱嚼了起来。稻米的清香在他口腔里回旋，幸福的滋味在他心里泛滥。

头一天晚上，父亲在磨石上磨亮了一把把镰刀，乡村的夜晚，家家户户都响着“嗒嗒嗒”的磨镰声，这是乡村最生动的旋律和最美好的季节。磨刀石用久了，像凹下去的一轮弯月，这是令农人们骄傲自豪的农具。第二天，亲朋好友都齐刷刷赶到家里来帮忙收割稻子，一般四人一组。木质拌桶，竹席围着三面，顶部用白纱布盖住，拌桶里放进一个“纱子”，割稻谷的一般是女人，她们收割、平放、倒地；拌谷子的则是男人，负责拌谷、捆绑、出谷。担谷子的负责用箩筐挑运，分工井然有序。

拌谷子时，谷穗在“纱子”上面摔得咚咚响，一上一下，力道匀称，“咚咚咚”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如乐曲一般抑扬顿挫，突出了“狠、猛、狂”的劳动之声。拌谷时地动山摇，气势磅礴，响彻田野，四人协作配合，两手紧握稻谷，向着“纱子”疯狂摔打，谷粒便如雨点般倾泻下来，每次挥动镰刀，都是对土地的感恩和生活的礼赞。

拌谷子一场接一场，头上、身上落满了草屑，上身湿透，脸上、手上被谷秆划出一道道红痕，很快拌桶已满，出谷人担起湿漉漉的稻谷摇摇晃晃走在田间地头。拌谷子累了，也正是吃饭的时候，主人家送来油饼拌汤和凉菜，还拿出刚出缸的稠酒黄酒，让干活人吃饱喝好，男人们相互敬酒劝酒，笑声骂声爽朗质朴，厚道实在，推杯换盏声惊飞了一群群鸟儿，它们扑棱棱飞到树顶上。

待到田里的稻谷全部收割完，农人们才松了一口气。将新收的稻谷摊在晒场上晾晒。中午阳光猛烈，太阳毒辣，一群群麻雀抢食谷粒，农人们赶了一群又一群，可麻雀太多实在赶不完，就任凭这些雀跃的鸟儿吃饱了落在屋檐下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女人们光着脚，用一个木耙子在晒场来回翻动，等到谷子晒干后才入仓加工。这些黄澄澄的稻谷，脱壳后变得白灿灿，亮晶晶，粒粒稻米让人心醉。新米除自己食用外，还会馈赠给亲朋好友，让更多人尝尝新米的味道。

在年复一年的稻香中，我明白了世事沧桑，懂得了万事变化的规律。稻米是大地散发的恒久之香，金黄的谷粒是回馈给农人最丰厚的回报，给他们带去欢笑与幸福。

## 拌谷声声

□ 李永明



稻谷丰收

## 走吧！去八仙

□ 侯云芳

有文友自关中来，问我：“酷暑炎炎，去哪里玩？”我脱口而出，走吧，去八仙！

去八仙的路上，大家说说笑笑，但眼睛从没离开窗外的山水。也难怪，每一处都美，每一处又美得不一样，如同一群风情万种的女子，你挨个看过去，眼花缭乱、美不胜收，让人恋恋不舍。

满眼皆是好山好水，山伟岸，水灵动，山岿然不动，水奔流向前，一静一动，一高一低，既相得益彰又各有特色。

正看着窗外山水，突然听到尖叫声，“哇，太美了！”“好美的云海！”“快看快看，山顶那块云像皇冠……”惊叹声此起彼伏，把开车的司机也吓了一跳。我在朋友圈发了八仙云海图，有朋友评论：“八仙云雾生万壑，绿水青山映城郭。”缥缈的白云给青山绿水平添了神秘又朦胧的美感。那一刻，我相信山那边真的有神仙。

又有人激动大喊：“看这水，好清澈啊！”河水纯净的清澈见底，碰见河中央的大石块，撞出朵朵白色的浪花。河床仿佛是用青黛色的石头铺就而成，最坚硬的石头托着最柔软的水流，最随性的水源滋养着最顽固的石头，教人不得不感慨大自然的的神奇造化。

水边有人家，平利的民居大多都是徽派建筑，粉墙黛瓦错落有致，小桥流水蜿蜒曲折。房子依山傍水，前面是清澈干净的小溪，背后有高耸入云的树木，房屋周围是一块一块的菜地，水草丰茂，林壑幽美，空气中氤氲着微甜又清新的气息。人居其中，和山、水、石、树木、小草融为一体，在这里待久了，自然会心性恬淡，知足常乐。

我就这样隔着车窗玻璃不停拍照，同行的文友说：“侯老师一直举着手机，不累吗？”“太美了，忍不住。”因为看哪里都觉得美，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画，回家后又闭上眼睛回味，八仙就是一幅幅水墨画，山水画、田园画、写意画、工笔画，清新隽勇，又大气磅礴，无论是色彩、构图还是意境，都让人沉醉。

到了八仙，除了欣赏美景，这里的美食是必须要尝的。在天书峡，原本不吃肥肉的我第一次破天荒吃了肥肉，肉质细嫩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竹笋似乎还带着山野的清香，中和了油脂，又提升了腊肉的脂香味。桑树的嫩叶、花椒的嫩芽，仿佛带着春天的气息，颜色翠绿，口感鲜嫩。还有扫把菌、天心米、天麻乌鸡、外脆里糯的油炸高山土豆，色香味俱全，每一道菜都让我念念不忘。



八仙云景



民宿集群

## 外婆的味道

□ 李焕龙

油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收到了岚皋县著名摄影家邱仕君老师用微信发来的美图《故乡》。图片的主景是朝霞映照的大片油菜，正在层层梯田里盛开着金黄的嫩花。缓坡之下的河道两旁，新砌了弯如银月的河堤，混凝土打造的河坎成了村子的中轴线，左岸为油黑的公路，右岸为彩色的步道，中间有连接的板桥、吊桥、公路桥。从河道两边分支开来的便道，通向一沟两岸的村舍院落，那一座座统一改造的土房，成了油菜花海映衬的主角。当我的目光聚焦到村头的老芭莛树上，眼睛不觉一亮，真像老家！

盛夏时节，我到全胜景区去体验云中石屋的凉爽。车行半坡，拐弯时蓦然回首，便望见了山下的那幅《故乡》，绿茵茵的玉米在山坡上拔节生长，扬花的稻谷在梯田里张扬着旺盛的生机，金黄色的土墙、青石色的屋顶组成的一个个农家小院，仿若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正在田地里迎着远方的来客，空中的飞鸟和天上的蓝天白云。看到荷塘边飞奔的村童，我的心便回到了儿时的村庄。

金秋时节，山风送爽，我终于来到这个被称为“巴山明珠”的小镇，走进秋实盈枝的枣树村，步入这个被好多人拍过、唱过、写过的“梦里老家”，才知道，当二十多户村民的土屋旧房被统一改造为民宿集群，这个有着六十年代供销社、七十年代缝纫机、八十年代录音机、九十年代组合柜的小村落，就成了周边城市不少游客探寻的“故乡”。

“全胜驿站”的女主人是年方四十的吴正美，她端出刚采摘的大枣、李子放在门口的小方桌上，一边招呼客人，一边指着对面的山峰说：“全胜寨是享誉陕南的名胜古迹，站在山顶可览秦岭森林，可望巴山草原，可观汉江碧水，可迎四方来风。因此，我们在古驿道上开民宿，就有了八方宾朋的支持。”这

个原本在县城打工的泼辣女子，如今回来经营民宿，每月纯收入不下七千元，干得信心百倍。她那张和气生财的笑脸，真像我们老家的“阿庆嫂”。

走进“山野山居”，我因这土墙房子、木制家具所透射的故园气息而驻足。坐一下手工做的木椅，感受到四脚着地的稳当；喝一口葫芦瓢盛来的山泉，仿佛吸入了天地的灵气；尝一粒木缸里的新花生，似乎吞进了土地的精华；到土楼上去，躺在木床上小憩，如是进入了爷爷的梦境。走出后门，步入土地，在与丝瓜、南瓜及辣椒、花椒的对话中，我又回到了和父母一块收秋的快乐童年。

最有味儿的，是这顿午餐。刚走进黄土夯成的围墙，正在紫薇做蓬的迎宾道旁欣赏那一行一行的韭菜花、生姜花、茴香花时，便于左边吹来的山风中闻到了一股直入肺腑的喷香。我寻香入屋，走进厨房，发现主人正在爆炒腊肉，是花椒叶的清香、天蒜的浓香、腊肉的陈香所组成的混合香型，从柴火烧红的铁锅里喷薄而出，刺激了我的嗅觉与味觉，让我双目飞转地欣赏着案板上的爆炒辣子鸡、油炸小洋芋、凉拌竹笋片和吊罐里的山药炖猪蹄，灶头上煨着的豆腐乳腊肉、酸菜炒软饼，小锅里熬着的花生玉米粥。正要问这是否是我们准备的，主人喊叫入席。刚在右厢餐厅的八仙桌上入座，主人就给每人递上一杯米汤、一节烧苞谷，让人立马闻到了“外婆的味道”。我刚发出这声感叹，就听到一团笑声，一问才知，这家民宿就叫这个名字。

我一边点头回应，一边微笑指出，这弥漫在秋风中的玉米香、稻谷香和板栗香，飘散在村道上的泥土香、山花香和青草香，以及各家各户溢出的茶乡、酒香、饭菜香，都是久违而又经久不衰的外婆的味道。